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翼述信卷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沈成均

易翼述信卷九

廬州府同知王又樸撰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雲峰胡氏曰卦詞惟臨與井言凶否與剝言不利歸妹既凶又无攸利六十四卦不吉未有若是之甚者

彖傳天地大義人之終始在程朱及各家皆作泛言其理以為起端然咸恒漸皆言男女配合之義者何不於彼發之而獨著於此雙湖胡氏曰卦自泰來乾九三交坤而為九四坤六四交乾而為六三是天地交也出震見離說兌勞坎是萬物興也兌為少女女之終震為長男男之始是歸妹人之終始也蓋乾以資始坤以大終乾交於坤之始則為震坤交於乾之終則為兌而二三四互離三四五互坎全乎四正故

曰乾坤之大義乾男坤女坤三索而得兌女道已終乾一索而得震男道方始故曰人之終始也是則但觀於卦之體象似無所為不善者而何以名之曰歸妹益卦最重德說以動則男女雖交而無如所歸者妹也其德旣非而位又不當則始合不正是無始也柔又乘剛則家道終乖是無終也其於天地之大義為何如哉故不得僅以其交體互體而善之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安溪李氏曰雷動雨作陽感而陰應者正也澤者積陰之處而其上有雷是以陰而感陽也亦有歸妹之象焉竊按謂永終知敝是反正二義葢慎始則永其終矣始之不慎即知終之必敝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變解遇坎兌為毀折在下足跛象坎為曳跛而能履象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二變浮雷震本氣互離為眇能視象按震東日出方也兌西月生方也月借日以為光故朔為哉生明今兌變震是月有光矣故曰眇能視也觀六五之震變兌為月幾望可見履之三亦曰眇能視跛能履而夫子謂為不足與行與有明而此初之跛能履則曰相承二之眇能視不復釋者義各異也按安溪李氏以

為凡下卦與同類應者則取從嫡而歸之象應而陰陽反者則取未歸之象故初曰歸妹以娣而二則並歸妹二字亦無之然初曰跛能履則說君以動出乎險中娣之從嫡無專行僭越之失故征吉者以其相承也二曰眇能視則以說而懼發乎情止乎禮義皆而能明者也故以幽人之貞為宜而夫子釋之曰未變常常即恒也蓋長男長女之配合始為恒歸妹非恒而歸者以娣則恒矣男女居室人道之常而不為

苟合則雖守孚終身而於常道亦未為變也初則循分以行二則明義以處履之三爻柔正當兌之缺處故言其不足於仁智意主於眇與跛也此之初二爻剛為說以動故雖不足於行而有所依藉以前雖不足於明而不致冒昧以動意則主於能履能視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三變大壯遇乾大壯之三變歸妹曰小人用壯而履之三兌變乾亦曰咥人曰武其義固可知矣葢此爻

為兌說之主四為震動之主所歸之妹此其是已但說以動變乾之健兌意以歸而三四卦當草之際又皆不當位震起而不下接則求為正嫡不可得也且與上六為同類之從則歸而為娣而已仲誠張氏曰須即鬚生於口上反垂於口之下是無德之女急於爭上而反得下者也此解雖奇創然按賁之二曰賁其須須亦作鬚蓋離之中爻也此與二四互離故亦象之又賁之二與三離體一氣故與上與此三四內

外位隔故不相比耳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四變臨遇坤易小傳曰歸妹愆期無應也遲歸有時待禮也動而順女子之正也是以能待禮也卦變為臨不行之為臨愆期之象也傳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夫待者時也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又曰卬須我友則待而不得所友寧遲其歸坤之順後得之義

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五變麗澤兌易小傳曰乙者陰之首也五者帝之位也陰居尊位是以為帝乙也震正東也日所出也兌正西也月所出也月幾望之象也按日為君月為臣以震變兌與下卦一氣君下於臣而為一家也五以

陰應二之陽位尊而交於卑卦為歸妹故有帝女下嫁諸侯之義此與泰五詞同而止曰吉者益以說動者情也視上下交以道而為元吉者不侔矣安溪李氏曰卦義之所以不善者為以女先男是妹自歸也然婚姻之義皆男求女獨帝女下嫁以女求男此爻適當其象則歸妹之意不徒無凶而反吉矣又按月幾望者光未滿也以五之尊應二之卑而柔順以將其謙抑之德如月與日望而未敢望也葢月無正與

日望者正與日望則月亢日而月為之蝕是陰盛矣此爻為君則四爻為娣以二爻皆在上卦故為衣取於袂者所謂長袖善舞動而取悅者也五柔而四剛此之變氣又為兊缺故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良也四不中正五柔中反言以見君之德不似娣之尚容飾也按傳以下二句釋上二句又一例言其以德為貴不必以容飾為尚耳行謂甲約之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

實承虛筐也

上變睽過離居卦終而無應居終則過時無應則無配睽又乖異故有士女婚嫁不成之象震士兌女震為竹離麗也有筐象兌女在下承筐象兌為羊變離戈兵刲象震仰盂空虛變離亦中虛坎中滿又為血上爻過乎坎是无實无血也傳專釋承筐者安溪李氏曰明上六之為女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卦詞最難通傳義及諸説皆以為徒憂無益或且以為不必憂竊按聖人憂盛危明豈有反以憂為無益而令人勿憂者矣鮮來氏則曰勿憂宜日中當憂其遂日昃如此又成歇後而於宜字亦混竊觀夫子之説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倒繹王假之意又曰尚

大也夫所尚者大則必至於大而後可以慰其心是勿憂宜於日中耳而夫子又釋之曰宜照天下葢必能照天下始為日中也則亦必照乎天之下下卦為離凡窮鄉僻壤之地匹夫匹婦不能上達之情无不能曲體而曲遂之俾无一人之不獲其所焉然後大者真大而王真能至之也釋卦詞者止此而自初爻至五皆此義也至日昃以下則又推及日中以後之可憂朱子所謂發卦外意者夫子特以備上六一爻耳非

卦詞本義也盍嘗論之後天卦位震居東離居南矣而東南之交則為巽今觀卦象震上離下其中巽也日麗震為日之始出乃歷二三四過巽而至五是為離位日正中矣夫必歷二三四始至日中日豈易中者又必日中始所至者大大又豈易至者惟王明以動至之而此明動之間有巽焉其德為入則沉潛邃密亦謹小慎微使所明能得於所見而不能得於所不見則懼其有遺照也使所動能及於人所共知而

不能及於人所不及知則懼其有弛行也然則聖人憂勤惕勵之懷上震也當有臨之者震下離也而即與之俱永也是王所以假之者大有憂在焉故曰勿憂宜日中則未日中而宜憂者多矣夫憂盛危明賢主之所為也而庸愚者方且安危利菑又豈能當全盛而憂之故聖人不與之爭憂不憂亦不與之爭豐之至不至而弟曰宜日中而已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果能照焉則自不能不憂則亦無時而可謂為豐之至此聖

人之微旨吾益熟審夫夫子之所以釋之者而始有以知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凡雷電皆電先而雷後今雷聲一聞於天而電光即著於地故曰雷電皆至易酌曰噬嗑之明刑勅法曰先王立法者也明在上也豐之折獄致刑曰君子奉法者也明在下也旅之慎用刑與不留獄則上下君子皆當然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旡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旡咎過旬災也

初變小過離遇艮遇其配主者不期而見曰遇謂變艮也先天之震位即後天之艮位故四為初主也又配者敵體也艮震先後一體故曰配又配者合而有助也初與四應以卑而上合乎尊明之始動之初相與以有成也雖旬旡咎旬先儒多釋為均然於傳曰過旬皆觧合訂有二說其前說曰旬十也十者數之

終也六爻自初歷四至上而周又轉而至初則為七至四則為旬雖旬无咎謂不但有始有終即時會再更尚復可延此往而有為之所以可尚也義頗佳按往有尚尚大也以四為旬過旬即五則日中而將昃矣故曰從聖人以訓雖孚大學見賢而不能舉一節即所謂過旬也此亦變氣小過之義安溪李氏曰下三爻離體皆為以明明人之象上三爻震體皆為求明自明之象他卦之義重在有應惟豐不然者豐盛

大也盛大而有應則益其盈滿之心故以同德而不相應者為足以相成也節齋蔡氏曰豐為多故難以盡見也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無疑以剛遇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此與安溪説并相發明者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二變大壯離遇乾蔀草名二三四互巽為柔木大過

下巽初曰白茅泰之初變巽亦曰拔茅是也二爲在田故有蔀象豐其蔀見所豐者小傳於九三之沛釋之亦如日中見斗於九四釋之義互見也離之光在外其中爲闇虚二即闇虛也又變乾爲天斗者天樞星大見斗則日之明微矣乾健故往戰則得疑疾二中正五以虚中相應故有孚乾故能發也了凡袁氏曰三光皆屬離盛則爲日微則爲星二乘剛爲疾疑者明之反也反疑爲孚竊按有孚發若傳訓信以發

志先儒皆謂人臣積誠以啟君之明此皆泥於蔀為蔽明之說也夫蔽則不發發則非蔽一爻豈有凶吉二象者乎益此有孚自從五來志即得志澤加於民之志發如聞文王作而興者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三變洊雷震凡雷雹之作雹小則雷聲小雹大則雷聲大無雹之雷則殷殷不絕而已故以豐沛見沬象

之子夏傳沛作芾小也劉熙曰沛者水草相生之名公羊傳草棘曰沛齊侯田於沛是也崔駰達旨曰蟲蚋之趣大沛沬者子夏傳曰星之小者程傳謂星之微小無名數西士利瑪竇曰雲漢盡無算小星而成然則沬為雲漢矣見沬則日之明為尤微也三四五互兌澤故取象於沛與沬也兌為毁折其變氣互二四成艮為手肱象陽爻故曰右觀師之左次明夷之左股左腹皆陰爻可見无咎者雖終不可用以有為

而於義則无過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變明夷震遇坤震為雈葦合二三巽體變坤為地故與二皆曰蔀明夷則日在地下而明有所傷斗為帝車坤為大輿故二曰見斗而四亦曰見斗也初與四皆陽爻又後天卦位離正南其西即坤西南得朋者也朋為同類故曰夷因變而得朋故亦曰遇先天

之離位即後天之震位故初為四主也吉行者動罔不𣞢也合二三四觀之二三之文詞上言其時下言其才四則合其時與才而并言之以豐尚大而豐蔀豐沛皆不可大者詩所謂小康也然非其所豐者小也其所明者微也所以明之微者皆日未可自謂已中而勿憂者也夫二以柔應柔小而微宜矣四則剛也而又在上何亦小且微夫子曰不中不正不當位故也然二非當位者乎第以中正處下則在田之大

人也士也雖有其德而無其位故所就者小矣且往見不義祇取辱焉故必有孚始發之此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若三則不然剛而不中又變震上下一氣勇於有為而不顧其時之不可雖於己有所傷而於義則無所負此殺身以成仁者也至於四則居得為之地當可為之時第不中不正雖有其位而无其德則所成亦不能大也惟求賢以相濟則吉已此以人事君者也按先儒皆以蔀為蔽日更有以二

三四為下之蔽上者又以日中見斗見沬為日有所蔽如日蝕之意不惟二句犯複且說易必通前後若以豐蔀為蔽日之象則豐其屋不通矣若以蔀為雲日之蔽則蔀其家又不通矣且以二五柔交敵應為蔽又以五上二柔乘剛為蔽既蔽矣則二何以能發五四五何以能遇初來二乎象傳又何以不言剛揜不言柔中無應不言柔乘剛而弟曰幽不明乎然則夫子於四之豐蔀釋為位不當者其又何以解焉又

按上蔡張氏以二四為大臣蔽君曲說也但謂斗有運旋之權似諸侯亦甚有理葢二德盛四位尊皆能成一時之業第所就者小耳日中見斗者當時以為盛其實非盛也如謂非日之中特見斗耳至於沬則為庶士如書洪範所言師尹惟日卿士惟月庶民惟星之類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變革震動遇兊說革故取新而樂取於人以為善

故能來二之章以有慶也凡内應外曰往外應内曰來此非二之來也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者也五以柔居震動之中動而不見其動當日中之位而不見離象明而不有其明變為兌說明艮喜起為協和為時雍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戸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戸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變明兩作離上位高如屋震為棟宇變離為輪奐

豐其屋象先天離位即後天震位而變氣又離故以下卦為家蔀其家者震為萑葦而在離家之上也所謂昔之峻宇雕墻今則荒烟蔓草矣離為目故曰闚中虛故其戶无人爻三成卦離位亦三故言三歲上下兩離明極而闇上之窮明之終故不覿也上為天離為飛鳥豐其屋如翬斯飛傳故曰天際翔盖上六之矜高自恣無所底止光景似之然則闃其无人者非無人也有人而已不之見與無人同傳所謂自藏

而非賢人君子之甘於遯世也安溪李氏曰陰柔無自明之德又無同德之助與時偕極者也按象傳天際翔釋豐屋即所以釋蔀家也自藏釋无人即所以釋不覿也聖人立言之妙如此竊嘗攷之唐虞之際號為中天正日之方中也然而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則終古無豐之時矣是豐也者聖人之所不敢言也惟庸人則自以為豐故初與五不言豐而有尚者豐有可幾有慶者豐有可稱而二三四與上則皆言豐

第二三四未豐而自視為豐也則亦不過星斗之明而已上則已豐而猶過求其豐也則反得歉而已葢旭日初出歷二三四至五為中至上則日中而昃矣初當離震同宮始旦者此也帝出者此也故遇主此即明即動者也二三四雖皆為過巽之日然二在辰近震四在巳近離故其豐皆為蔀而所見皆為斗微而猶未甚微也三則正當巽方去震離皆遠故所豐所見則愈加微焉且二餘於明而不足於動以其自

四來四舊比五者故五以動應之則發四餘於動而不足於明以其自二往二舊比初者故初以明遇之則吉此明動相資者也三居下明之終智已息而昏矣而與上動隔體力又不足以有為也故又有折肱之象此明動皆絀者也五當日中而無日象可以有為而不知所以為也故必下求明者以為明作之助此以明為動者也上則日已昃矣嚮晦宴息可也乃自曰予智也離變而妄動不已此明動俱極故窮大失

居豐而受之以旅也夫爻各有位位各有其時義一爻一時義也諸儒之說二三四竟與上爻一例是執彖傳日中則昃發明卦詞卦義者而全失夫卦詞中之義所謂觀彖而思過半者謂何此則余所不敢安而必求其當也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小亨者坤之亨也彖傳兩言之葢以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釋小亨之義而以止而麗乎明釋小亨為旅貞之所以為吉也順即是亨非坤無所為順者然先儒之說順乎剛皆謂五順上與四夫五順上似矣而於四則為乘剛不可為順剛程傳又以麗乎上下之剛為順順剛合觀易卦全離為麗不聞以中爻為麗也且離麗坤順亦未有既以為麗又以為順者而歷來諸家遂紛紛臆說有謂順剛為能依强輔如此是援

勢也或又謂以剛强之人能順之正見柔之得中此又吐剛而畏强禦也夫客子畏人自古已然自非狂騃未有在旅而敢凌人不謙恭遜順以取侮辱者也此又何俟聖人垂訓而始知之且旅瑣瑣爻之初即以卑猥不振為譏而於卦詞則又取之無此理矣又柔得中謂五也然二之得中視五更正何以獨取乎五夫既以得中取五矣又以順剛為順乎上與四是專以外離言也如此則大有噬嗑晉豐鼎睽諸卦皆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何於諸卦一不之及而獨繫於此卦耶且以此句說上卦止而麗乎明句又說上下兩卦偏全不同亦非體例夫先儒不謂乾坤生六子八卦又生六十四卦乎然則凡卦無有不生於乾坤者矣夫乾坤者天地之德也陰陽剛柔之分也不但三奇畫為乾即一奇亦乾也不但三耦畫為坤即一耦亦坤也以三奇三耦論令以坤之三往居五柔得中乎外也以乾之五來居三以止下之二柔柔

順乎剛也益聖人正因旅久則勢孤或援乎勢或畏乎強流離瑣尾不能寬裕而自得也於是特訓之以坤亨為處旅之正而守之則吉焉夫含宏光大坤之亨也君子體之則為直方柔得中乎外者義以方外也順乎剛者敬以直內也何以言之乾之五剛在外令來於三以止下之柔也而二之柔即居其所而不動所謂順也夫內止其所則敬以直內矣坤之三柔在內令往於五為明之麗宅乎二剛之中不偏不倚

明而得中以為肆應義以方外者也夫敬義立而德不孤矣以之處旅能固守之雖患難夷狄將無入而不自得吉何如歟故又贊其時義之大也若如諸儒之說謂亨為通如吉祥一例既與下犯複且以小亨謂羈旅本無大通之理羈旅而亨雖大亦小然則孔孟必得志鄒魯方為大通如其棲棲於陳蔡楚衛遊於齊梁而有遇焉亦當如管仲之器小也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龍谿王氏曰旅皆逆境莫甚於囚之在獄獄者不得已而設豈可留滯久淹也此於旅字頗相關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變兩離寮寮為明不免苛索而在艮小尤為細屑故有瑣瑣之象斯其所取災先儒多作一句讀謂為自取其災而又以瑣瑣為輿儓卒隷夫輿儓卒隷即為旅終身亦不過賤耳何至於取災聖人不為此輩謀也大可毛氏獨以斯其所三字斷句引說文爾雅

毛詩以斯為分析之義其意以為他鄉寄跡情已偏仄所恃廣大自處同類相親則四海兄弟天涯比鄰庶足共相慰藉也而乃小利小害較量錙銖此往彼來疑慮甚慈必至分析其處所而後已則所親益寡豈不取災此說視諸說較勝竊按所字亦不必專指處所即凡行李財貨童僕器物一切同寓者彼此管照庶得無失若猥瑣猜嫌則各不相顧矣傳曰志窮災也窮字正與卦詞亨字反對知瑣瑣之為志窮則

聖人以亨廣旅人之志可知已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二變鼎艮遇巽六二柔居柔位即次也變巽而本爻合三四又互巽巽近利資也居中懷資也鼎受實亦懷資象艮為閽寺童僕象二居中而上下剛柔長少皆得得童僕也艮止則無外心巽入則能謹密童僕貞也三者皆旅之善爻未言吉故傳以終无尤補之

易酌曰雖廝役皆以正道相勗則主人因而寡過矣何尤之有爾瞻葉氏曰貞不徒責童僕須在我有以得之不能得是我之尤也終无尤益嘉其德之詞二說皆佳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三變晉遇坤火在地上則無屋可居又坤三往五為離火五遂來居於三旅焚其次之象焚其次則并其

資而盡之故不又言喪資也坤為臣妾之道五本尊
為主來居三傳故曰與下也而又變坤則又下同臣
妾矣合四五互兌為脱喪童僕象合訂曰主僕之分
雖流離瑣尾不可失也若如等夷相與則尊卑無別
不成其為主僕矣故曰其義喪又曰本欲與之而反
失之亦由喪其順德故也按貞字程傳連上本義連
下各有義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四變全艮處旅之心雖欲其貞而為旅之身則不欲其久久則處而留覊他鄉矣詩曰于時處處是也離麗變艮止麗暫而止久也上下艮止其止也故曰旅于處合二三互巽故皆有得資象離為兵合三五互兌金而在巽木之上斧象麗其兌金得斧象旅以柔中得位四剛不中故傳曰未得位此句承上起下故下直述爻詞非若諸象傳之各自為解也若曰惟不

得位而旅處故雖得資斧心未快也玩傳義孟子在
齊王欲養之以萬鍾而孟子不豫而去似之孩如鄭
氏曰下體庶人之旅求貨利者上體士君子之旅求
功名者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五變遯離遇乾離文明火炎上故象雉為戈兵射象
乾數一又為金一矢象此爻程傳與本義異諸家之
說雖各有見而俱未確易酌疑射雉為死雉何以得

譽命亦太泥竊按此不過言柔往而剛來耳葢射雉欲得雉也然雉得而矢亡矣三雖居五得中以成離而乾之一剛已失令仍變乾是始失而終得也葢五原在三為坤自往外為離是以剛得來於三合二四以互巽命合四五以互兑譽耳是始因柔之上逮而失剛終以柔之上逮而得譽命也此爻詞無旅字亦并無旅意然六五以坤柔出外是即旅也傳故特以上逮二字註明之又按五為離主爻火在山上不留

而變氣為遯自古功成者身退堯老舜攝終成放勲
伊尹之復政告歸周公之欲讓後人於丕時而阿衡
著美碩膚揚休此物此志耳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象曰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上變小過有飛鳥之象離火過震木麗於木又科上
槁者且在上爻故有焚巢象三四五畫在上爻之先
互兌為說先笑象至上變震為懼後號咷象離之三

曰或歌或嗟家人之三亦離也曰嗃嗃嘻嘻震亦曰虩虩後啞啞故有此象凡旅人始皆苟合而久則必離故曰親寡焚巢無可依之居也親寡無可依之人也所以然者以上之過也傳故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益以焚巢概却號咷一句彥陵張氏曰在旅而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無良也而聖人則曰其義喪不尤人也在旅而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也而聖人則曰其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

咫所謂旅貞者如此按離之卦詞曰畜牝牛吉變震則喪牛矣夫牛為柔順而貞之物旅以柔順而貞為道者也故以為象乃五則畜之上則過而失之二則止而畜之上則動而失之畜之何其難失之何其易聖人歎知德者希故曰終莫之聞也此句正與旅之時義大矣哉前後呼應易小傳曰同人亦柔得位也雜卦於同人則曰親也於旅則曰親寡何謂也同人柔得位乎內陰外而中可同乎人也是以親者衆也

旅得位乎外火行而上無所麗也是親者寡也以柔同乎內始難同也克而後遇是以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也以柔旅乎外初易合也客不利久是以旅人先笑後號咷也二卦所以異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安溪李氏曰王輔嗣以卑順解巽義後多因之然順為坤之專德巽未聞有順義攷之於經曰伏雜卦曰入說卦曰制曰齊繫詞皆與順義差别王氏葢見柔順乎剛之詞且見文多牀下之象故以卑順釋之然牀下者陰所伏也巽在牀下所以入而制之也能使柔順乎剛則齊矣卑者巽之形順者巽之効皆非巽字正解若以人心之德言之以為沉潛深密之義則可不可以卑順訓也又曰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在天地為陰

氣始凝在人心則邪欲潛動於政事亦奸慝伏匿之象也風者陰氣而能散乎陰以其本生於陽也張子所謂陰在内而陽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是也故陰伏在内陽必入而散之邪動於中必深察以除之奸慝伏匿王者必命令誥誡以飭治之命令象天之風也竊按風之散陰也如氷為陰氣所凝至堅之物日以融之不得惟遇風則消故月令曰東風解凍必東風者風之根於陽者也天地不能有陽而無陰

人不能有道心而無人心國家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但陰順陽以行則時和而物亨人心聽命於道心則形踐而性盡小人聽命於君子則政平而事理夫陰者陽所資以為用而亦反而相敵者也故陰蔽於外陽鬱而不伸則奮而為雷國家之威令振作人心之恐懼修省是也陰匿於中陽融而未暢則繞而為風國家之宣諭化導人心之感發警悟是也又按繫詞大傳曰巽稱而隱又曰巽以行權論語亦曰巽與

之言能勿悅乎是則巽之為德槪可識矣鄭氏曰九二巽乎中者也重巽則兼五言之傳曰巽乎中正而志行如此則分曉矣又曰初六順乎剛者也重巽則兼四言之故曰柔皆順乎剛尤分曉建安邱氏曰巽雖主於柔而二五之剛得中故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為主論六爻則以二五之剛為重惟二五之剛能巽乎中正則剛不過而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以二五兩爻釋利有攸往之義皆順謂初

順二四順五也柔者多不能自振故必順乎剛則柔得剛助而後可行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初四兩爻釋利見大人之義然大可毛氏曰巽有兩利一則以退為進而可以尚往由下至上曰往一則由小陰通大陽而可以見大人二五為大人益巽為命令大人之事命以行事而重以申之誠以陽剛兩爻皆得巽入二五而行中正之志陰柔兩爻不拂乎剛而順乎剛是攸往者其行而見大人者又其順也據此則利有攸往亦不

止於論剛爻利見大人亦不止於論柔爻矣葢必剛得中正然後柔順之而無所憾又必柔順乎剛而後中正之志始藉以行而無所阻所謂陰陽兩相待也又按小亨非謂小吉小利夫水火風雷山澤天地之大物恩坎威離刑震政巽法兌制艮國家之大事起震止艮升兌沉巽急離緩坎人心之大德六子雖不能如乾坤之全備四德然亦何至為小小休祥之占乎且彖傳曰重巽以申命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

子之德純亦不已重巽為坤之无疆實同於不息之
乾此豈小事哉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大象巽之申命則屬人事與彖不同夫申命以其入
也然入而能散之則非止於入而已故又補出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
貞志治也
初變小畜遇乾健故曰武人履之六三互巽變乾亦

曰武人合訂曰武人出師號令嚴明進則進退則退有一定之律此師之貞也如是則利矣易酌曰把狐疑念頭整頓起來不使汚壞卑委了志治也按乾卦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盖初順二之剛者故有此利德焉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二變漸遇艮巽為木為繩直初柔虛二以剛臨其上

牀象也陰柔伏於近身之地二近初也三四互離
為龜史所掌也此合三四互兊為巫紛若者既用巫
又用史巽上巽下反覆不已所謂重巽申命也葢初與二
一陰一陽陽得中而陰順之則一氣也初既進退不
果故二用巫用史助其決以尚往耳安溪李氏曰史
以察吉凶巫以除災害入之至深能察其害而急除
之此說與卦意合且察吉凶申命也除災害行事也
紛若重巽以申命行事也與大象亦合其吉固宜乃

但曰旡咎者以陽不當位中而不正應有咎而旡咎也傳故曰得中而與九五之位正中者不同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三變渙巽入又遇坎陷二巽三又巽變坎爲勞故曰頻巽三以剛居剛而又乘剛剛太過矣所謂進鋭退速頻巽則亦頻失者也然頻巽亦猶之乎重巽何以重巽則亨而頻巽獨吝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初一陰二一陽爲巽四又一陰五又一陽爲重巽重巽者終

則有始所謂乾坤并德貞下生元天命不已君子之自强不息也是巽之德幾於乾坤矣頻巽則剛之巽也既數而柔之順也無時此程傳與本義所以皆謂勉為屢失者也傳曰志窮蓋謂剛不中正而柔順之志遂窮而无所往耳大抵巽卦雖以陽為主而其美則在陰卦詞言小亨彖傳言順言志行文言志疑志治志窮皆謂柔也又言凡言咎在不及者為吝變氣為渙是陰已散矣而猶散之不已陽有餘而陰不足

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四變姤遇乾姤為柔遇剛此卦之美全在於柔之順剛四以柔居柔而在多懼之位得毋有悔然變氣為乾以柔遇剛悔焉得不亡乎合三五互離為戈兵網罟大可毛氏曰巽固利倍而此為巽主爻有乾之賁倍而又倍遂凖卦畫之數而全獲三品誠以位居離中適當心腹而陰爻又復成巽股之體上中下殺恐

於所獲有相孚也在禮一乾豆二賓客三充庖註云上殺中心乾之為豆賓次殺中髀骼以供賓客下殺中腹充君庖廚此以離為心腹巽為髀骼正相合按田所以講武初與四皆取其順剛又俱變乾故皆以武象之然初有其志故曰武人四則有其事故曰田而獲也三品備物也姤之彖曰品物咸章在天地則草木鳥獸魚鼈咸若在國家則卿尹庶士咸得其人在人心則耳目手足咸順其則此柔順剛之美彖所謂小亨也傳故以有功歸之按五多功非以言四也但初與四皆以

柔能順於中正之剛為美故初曰利武人之貞合二以為言而此曰有功亦合五以為言也四與五皆言悔亡者見剛能巽柔而陰之凝者皆散也初二與此同功而不言悔亡必至四五始言之見私之難散而篤實沉潛之功無一時可已者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五變蠱遇艮五得位所謂剛巽乎中正者故曰貞以

陽居陽而二又以陽應似乎陽過宜有悔矣然巽乎中正下柔順之悔可亡而且无所不利无不利者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以柔爲初爻无初也剛得中正而在重巽之際有終也坤爲先迷後得主者无初有終明乎其爲小亨矣是舉全卦詞義皆在此爻尤非二之所得望也庚者兌也先三日爲巽後三日爲艮是爲蠱卦艮之所以爲成終而成始者益震以初之剛爲始艮以三之剛終之自巽至艮萬物之功用

盡矣至震又起首故蠱者繼前人已壞之緒而飭治之為有事於始也今先言有終而又言先庚後庚蠱之終則有始者以見天命不已人事無窮君子之申命行事可有一息之宜間也哉此則專以變氣言之貞吉者无初有終之吉也先庚後庚吉者終則有始之吉也非複也故彖傳止以九五之吉概之又按巽為進退不果故必至重巽而後決四之所以有功也然亦非僅一重之而即已故五言先庚後庚終而復

始以見申命之無窮乾之反覆道不過是已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變井巽入遇坎陷夫井巽乎水而出水者以其巽乎水故亦曰巽在牀下謂下巽也巽為利資象又為木合三五為離兵合二三為兌金斧象旅四之離兌在爻上為得此離兌在爻下故曰喪也喪其資斧則羸其瓶矣是以為凶此陽不足而隂有餘者授巽為

伏夫陰之伏也於下不於上則巽之為功亦在下而不在上今之位已上矣是不得巽者不得巽而巽則失其巽故曰喪其資斧傳若曰巽在牀下者也今在上則窮而宜變矣宜變而不變而固執之以為巽之正乎則適得其凶而已葢貞為正固自來止以正字替貞字而遺却固字一層遂以卦爻皆戒占者之詞至此爻傳又何以解焉此融會程傳意似安夫巽之德為剛入而散夫陰柔伏而順乎剛也乃初與四為順剛之柔

二與五為入柔之剛故二合初五合四均為吉占三則剛巽而柔不及故吝上則剛不得巽而柔過焉故凶益風散夫陰而陰不能匿則與陽偕行是為晴風朗日淨掃陰氛為發奸摘伏之無遺為克伐怨欲之不行利武人之貞史巫紛若之象初與二是也又為和風甘雨相資利物為小人變化於君子為百體從令於天君田獲三品貞吉悔亡之象四與五是也風散夫陰而陰不能隨則為所牽是為既有淒風亦有苦雨為再三瀆之童蒙為

不能勝之人欲頻巽之象三是也風散夫陰而陰不能散

則與陽戰是為飄風之發或雾或霾為小人得志而

君子無權為人欲縱横而心為形役喪其資斧之象上是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

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

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辭亨句利句貞句兌益有此三德也說屬情人事

之後起者故不曰元與咸同雲峯胡氏曰咸取無心之感兌取不言之説是也夫兌何以為説説卦傳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説也又曰説萬物者莫説乎澤蓋陽在内而敷散隂潤於外萬物得之莫不欣欣向榮以有成是兌為説之意也彖傳剛中柔外釋利貞順天應人釋亨若曰所以利貞者剛中而柔外也所以亨者説以利貞也蓋和義而正固方能嘉會而合天人也順天謂上兌應人謂下兌本義曰又取坎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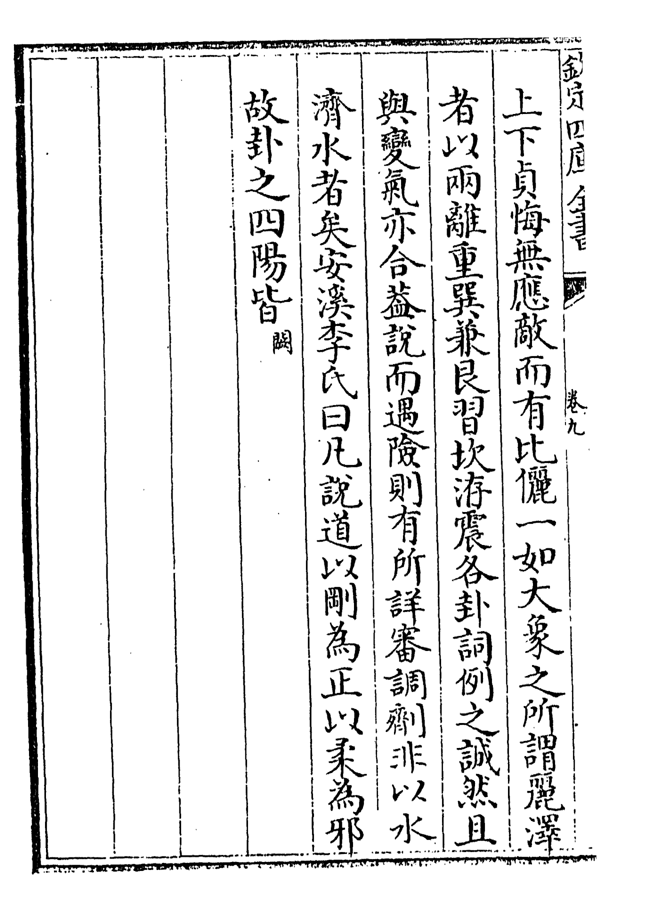
而塞其下流之象仲氏易曰一陽居中而以兩陰導其旁川流下洩則謂之坎半坎上潴而以一陽窒其底障坎下流即謂之澤是坎為勞卦而塞之以兌而勞以亡坎為死位坎位北曰朔月死之名離四居大坎而曰死是也而兌以閉之而泯其死是不特兌為毀折可以袪憂兌為附決用能致快也此說雖巧亦自有意誠齋楊氏曰民知聖人勞我以佚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故聖人大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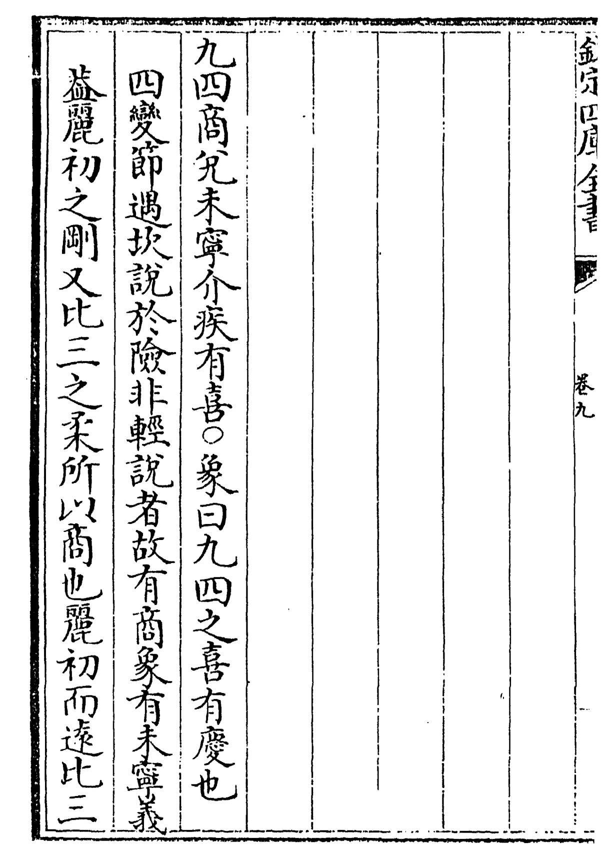
咸卦內止而外說故九四貞於一此內外皆說故大象澤而麗麗麗者兩相附也合訂曰我說人人亦說我而六爻取義俱合上下兩卦並論是也朋友講習之為麗澤為說先儒之論備矣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變困遇坎合訂謂初四相麗二五相麗三上相麗初即四四待商初所以貴調也此本仲氏易說以為



上下貞悔無應敵而有比儷一如大象之所謂麗澤者以兩離重巽兼艮習坎洊震各卦詞例之誠然且與變氣亦合葢說而遇險則有所詳審調劑非以水濟水者矣安溪李氏曰凡說道以剛為正以柔為邪故卦之四陽皆闕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變節遇坎說於險非輕說者故有商象有未寧義

益麗初之剛又比三之柔所以商也麗初而遠比三

而近所以未寧也陰柔近比為疾而上下內外間之則異體雖近而不親一氣雖遠而可即矣所以有喜也傳云有慶者四居上位去邪從正則其喜不獨在一身矣又合訂云憂悔吝者存乎介介謂介乎兩者之間也一念未能決絶便是疾痛商而去之勿藥有喜矣按此以疾為不決之病不屬三爻亦備一義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五變歸妹遇震說而安動則為陰所剝矣孚於剝者

與二麗而相孚於見剝之時也上陰柔五近而比之恐中孚之志有未能固者則非允之利貞矣故曰有厲竊按二五同一剛中而五且正五比上二亦比三乃二則吉而五有厲何也以本氣言之二在內五在外在內者情含而未露在外者情發而易馳安溪李氏謂內卦為初外卦為終之說是也以變氣言之二為隨男動而女説陽先乎陰也五為歸妹女説而男動陰先乎陽也是以得失有不同焉夫五之本氣變

氣皆宜受剝而獨毅然與二相孚不為陰柔所惑非

剛中而正當其位不至此傳故賛之

上六引兊○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上變履說而以健行則相率以俱去耳故曰引兊三

在內卦故曰來上在外卦故曰引來兊既凶則引兊

可例矣傳曰未光所謂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豈復以

信為志者耶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歴來先儒皆以合渙為説似彖象各有其義者然則夫子所謂觀彖而思過半何謂耶竊以一卦一義即一卦之六爻亦一爻一義不應以萃為聚而於渙又為聚況合渙在後聖人亦不應以歛後謂為正義也夫王假有廟萃渙雖有同詞然細玩夫子彖傳於萃

曰致孝享於渙曰王乃在中而大象又增出享帝此其間則必有辨矣乃再三反覆於剛來不窮柔得位而上同二語竊不覺有以得其解也益上卦本乾下卦本坤剛來於下為九二主柔之權而行其志所謂不窮也柔往於外為六四居得其位而順乎剛所謂上同也仲誠張氏曰剛柔各離其類而得通上下各離其類而得通所以為渙而渙所以亨也其亨如何王假有廟利涉大川也按此說最得亨字之旨夫亨

為嘉之會假廟則合子孫臣庶而皆在所以渙分形異體之岐情也涉川則任夷險平陂而皆通所以渙此疆彼界之殊軌也其為渙之嘉會為何如者至於利貞又自此二語看出夫乘木以有功則於物無不宜矣利也誠一以化物則一中可允執矣貞也乃王假有廟萃渙二卦不嫌同詞者蓋萃之義為聚有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故曰致孝享渙之義為散有廟以化形骸之畛域故曰王乃在中五君位也九君德也

居中得正而九來於二同德以敵應六往於四近比而順之五乃在中靜以受二之應四之順所謂北辰居其所者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景象宛然惟其在中斯無所偏暱無所慹視而序昭序穆序爵序事序齒逮賤無一人不使盡其情無一物不得順其節之萃渙同一假廟而取義則各不同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風行水上水之來派不同而風之蹴波無異益坎為

通巽爲入而散非散其隔膜之私不能享帝非散其分派之私不能立廟至於享帝則乾父坤母西銘一篇大義在是故夫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天下如示諸掌紫溪蘇氏曰風行水上凍解氷釋而水流蕩又易小傳曰上一帝也次一祖也耦六於左右三昭三穆也中一王在中也此又以九二爲王在中亦備一義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變中孚遇兌初既比二變中孚易小傳曰中孚柔在内而麗乎剛柔得所附之象也按坎為亟心馬故曰馬壯拯者拯否也渙否之氣在二與四初无位與四非正應而比二傳故曰順言初非能拯者也特順乎能拯之二而已

九二渙奔其杌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二變觀坎遇坤涉水則險履地則安二三四互震木也上卦又為巽木木器之能安身者莫若机又剛為

几身下柔為足三四五互艮為手以憑之故取象焉益渙之所以為渙以二與四二為坎之主爻四為巽之主爻二與四適互震動而得所安故曰奔其机也九來於二變氣為得地六升於四據於下卦之上而又為木非奔机而何本氣以剛居柔位為坎險似乎過而有悔者然變氣得地而安安則能慮能得故悔亡而傳曰得願願即志也君子得志則大行其道道前定則不窮象與爻一義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變隨風巽下卦本坎體變巽與上卦一氣則坎體已失是渙其躬也此亦過而宜悔者然渙否正以致泰志之所欲求仁得仁又何悔之有卦惟此爻有應於上而變氣則上下皆巽故傳曰志在外合訂曰六往居四九來居二三介於二四之間無所為渙也然上比四而下比二二不窮三亦不窮四上同三亦上同惟二與同是從而已無一毫主持於其間故曰渙

其躬義甚精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四變訟訟務求勝有渙羣之義過乾故曰元渙盡羣陰而陽實胎之有元之德焉吉可知也五位高四上同五合三互艮故象邱合訂曰六自否之二往居四初與三本其羣類也今離初與三而居四渙其羣也居四而上同五渙有邱也絶陰而從陽是散小羣而

為大羣聚若邱陵之高也彼舊日等夷如初與三始且為之抱離羣之傷今見有邱大出望外矣渙及泰二爻朋亡同故傳俱云光大竊按言光大則並渙有邱亦釋之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五變蒙巽遇艮上卦風以散之下卦水以潤之變氣為山下出泉皆汗象巽為命令號象九大象五王象

合三四互艮變氣又艮止其所也居象渙之功在二與四九五無為而功則歸之王居象按歷來句讀皆以兩渙字提起惟合訂則於渙汗句其大號渙句此葢遵傳言王居旡咎而讀之者也渙汗即王假有廟其大號渙即利涉大川此爻實備彖詞之義玩卦象下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上卦巽風入以散之夫然後出險如人之病得汗則邪散而愈也當汗時精液周浹葢無一毛一竅而不流貫也者夫人皆錮蔽於

形骸之私以致有情而不暢惟先王有廟以為之昭格而凡器物名數所以為對越駿奔者無鬱之不伸無志之不達觀之儀禮而先王之精義可知也則推此意於政教則理將無不明誠將無不格雖殊方異域民心之縕結無有不解者其於治天下也何有是故知幽明之故則知渙之所以亨也合訂曰精神積於中流貫於萬事萬物猶汗為人之精液發而周浹於四體能如是則政令所及風行水湧而大號渙矣

大號渙則萬國傾心為君者垂裳端拱坐致雍熙之盛故曰王居謂王居其所而天下環萃而戴之即傳所謂王乃在中也如此又何咎之有乎按此說與象傳正位義甚合夫王者一日二日萬幾若無所事事咎孰甚焉今者精神流貫於四海聲靈赫濯乎萬方無為而治自無所咎坤之文言所謂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者此其是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變習坎上與四應而變氣又為坎是不能渙其否者但坎為血血滯則病是身之害也巽風散陰血亦屬陰上雖不能渙天下之否而能渙一身之害何以渙之惟引身以去其去也不遠務出乎險而已矣上無位在事外故有去逖出之象不能渙天下之否咎也而能渙一身之害亦无咎也傳曰遠害幷去逖出皆𦁥之諸儒有以渙其血為句者有以渙其血去逖出為句者何不讀夫子之傳乎

易翼述信卷九

易翼述信卷十

廬州府同知王又樸撰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大象乃夫子於上下二卦之象另行取義多非易之本指今諸儒竟以澤水為節謂澤所容有限夫江河

湖海皆澤也可謂所容有限乎然謂其振而不洩無所泛濫以為節則可矣竊以三陽為乾三陰為坤此卦初二二陽分去一陽三四二陰分去一陰節也又先係二陽二陰再則一陽一陰亦節也卦德上險而下說先王因人情易流嚴立制度以防閑之與設險何異所謂節也節之義大而如象所謂制數度議德行小而如匹夫匹婦一己之志操皆是合訂曰先儒講節字只在財用上說似乎未盡節之義是也按節

亨亨者嘉之會禮之德也禮有節有文中節即是文故於節下言亨苦節不可貞則以險得節非説以行之何能使小大共由此禮之用和為貴也卦詞發反言以明其意為卦剛柔兩停二剛二柔一剛一柔二五居卦之中皆剛傳所謂剛柔分而剛得中也汝楳蔡氏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是也苦節為窮窮即非亨説以行險三句又以卦德卦體釋節之亨亦所以申明苦節之不可貞也當位程朱

皆謂九五竊按當位為五似與中正義複仲誠張氏曰君位當剛臣位當柔賢位當剛過中之位當柔民位當剛君外之位當柔今剛柔無不各當其位則自以節而不過矣中正程朱皆謂五孔氏則謂五中四正然上既曰剛得中又以巽卦剛巽中正例之似統二五言也仲誠張氏曰九二九五皆剛居中正中復無剛以間之是上下以中正之道相通說皆佳天地以下又推極言之張氏又曰六畫自下而上二剛間

二柔又一剛間一柔剛柔平分別為四節朱子亦謂

拆作兩截又拆作四截仲氏易謂分陽分陰而震二三

四離二三四五 互離 互大離 兌坎之四序無不備所謂節而四時

成也國家經費過予則傷財過取則害民于財無所

傷于民無所害非有以節之不能此皆節之亨者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說統曰法不立不定故貴制學不講不明故貴議合

訂曰德行者一身之度數所謂制節謹度是也議

道自己未有已不節而能節人者坎爲矯揉故曰制

兌爲口舌故曰議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變習坎其初爻卽變節者詞曰入于坎窞處卦之

下居節之初所宜養晦也往則有二之剛以閒之應

則有四之險以陷之故有不出之象三四五互艮爲

門闕外曰門內曰戶又雙曰門單曰戶三之陰爲雙

故曰門二之陽爲單故曰戶初在二下故曰不出戶

庭變氣坎為通乃本氣則以一陽塞其水口坎又爲智傳故曰知通塞也安溪李氏曰卦取澤上有水爲節之義然水者流澤者止流則通而止則塞故爻又取澤水通塞為義下卦象澤之止三則止之溢而流也上卦象水之行上則行之極而止也初在澤之下二在澤之中故其辭皆曰不出然初處下居初時當止也當止而止知通塞者也故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二變屯在全卦雖取其中而在爻則中而不正上又無應三四五互艮止變屯為勿用有攸往者也故有不出門庭之象與初同一不出而獨凶者聖人曰失時極也見中非極時中為極不知時極而但執中孟子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節之屯亦屯之節屯六二亦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傳曰反常也是知權不離經漢儒反經以行權之說殊謬耳安溪李氏曰二之爻德非不善也以卦取澤水為通塞閉坎水之

下流而二正在其中此所以為失時之義夫仕以行義君子豈以懷寶迷邦為是也哉大全問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為恬退守節者乃以爲凶何也朱子曰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然易酌曰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兩爻人時時用得着如事之當做者不做便是不出門庭之凶矣事不當做而做便是出戶庭而咎矣須如此乃可云善用易也按此則張禹

孔光之流誤人家國其凶可勝言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三變需兊遇乾三柔過中失正而為兊口上承坎水

之瀉不節象兊口出聲而承坎之加憂嗟若象又三

為說主變氣乾健說極則失節健行則過度安溪李

氏曰止極則流故曰不節此爻无咎當從程朱傳義

易酌曰不節之嗟咎其所自取耳傳明云又誰咎也

則无咎自是无所歸咎若曲為之說是不以孔子解

易矣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四變麗澤兌兌說則節亦可謂甘但本氣以柔居柔既當其位又上承中正有為之五則四無所事矣故曰安節傳之所謂承上道也程傳曰水上溢則無節就下則有節合訂曰五下三上謂卦自泰來四處其中安然不動無所作為也惟順承九五之中而已文王化行南國在位之臣羔羊素絲退食委蛇何其節而暇

也安溪李氏曰如水之順行而安流與卦義合故曰亨說統曰節而安之昭法守之宜明無成之義卦之所謂節亨者全備於此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五變臨坎險遇坤順則節無所苦矣又坤土稼穡作甘者也安溪李氏曰水之由中以出者其味甘此五爻之所謂甘節也說統曰節天下而天下甘之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在己則安行在天下則說從

其吉可知合訂曰裁成輔相以節天地則四時成撙節愛養以節萬物則無傷無害位育之功大矣故曰往有尚矣鮮來氏曰諸爻之節節其在我九五之節以我節人臨卦六三居說之極求說乎人故无攸利節卦九五居說之上人說乎我故往有尚此雲峰胡氏之說吉者盡善盡美也往有尚者節之可法可傳也爾瞻葉氏曰節而甘即中節之和推本於居位中即未發之中也按節之臨亦臨之節曰知臨大君之

宜知即坎之德觀變玩占如此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變中孚坎陷遇巽入流者止矣安溪李氏曰上流極而止又險極也苦節之象也凡水始由中出則甘流而注海或停瀦為鹵濕則苦苦者水之窮苦節者道之窮也仲氏易曰三為澤口翻以不節為戒而上為水口翻以過節為戒何也曰施者易不足而受者易有餘理固如此若毅菴何氏説易謂瀦水易潰陷

水易竭尤明切按貞吉悔亡程子傳與朱子本義各異程傳以悔為損過從中之謂悔則亡也是悔亡視他卦為另一例本義則仍作一例而以禮奢寧儉之意為解世儒多從其說竊以卦詞明曰苦節不可貞矣豈不可以為正而守之者猶為能獨善其身者乎雲峰胡氏疑於程說謂悔其苦而之甘可也悔其節而不節奚將若何不知所謂節者其義至廣繒雲馮氏曰節中其節之義在學為不凌節在禮為節文

在財為撙節在物為符節在臣為名節在君師為節制惟其時物耳如此則豈可以匹夫匹婦之為諒而槩之乎且自經溝瀆莫之或知聖人不取若以大過之上例之然无咎與悔亡畢竟不同況此之象傳爻傳皆曰道窮未嘗曰遇窮也夫成仁取義其身雖苦其心則甚樂理義悅心猶夫芻豢此正所謂甘節者益節之道惟中非惟三之不節非節即上之苦節亦非節過猶不及也紫溪蘇氏曰整齊天下者必顧其

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易酌曰苦節凡處己以不情强人以難堪皆是也曰凶曰悔亡者聖人既以凶懼之而又以悔望之也合訂曰上變則爲中孚窮則變變則通節後繼以中孚卦有濟節之義合而論之則似程傳之説爲長耳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

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豚魚句巽風兊澤江豚遇風必出渡江者以豚出為風信故曰中孚豚魚胡氏謂本義不取此說葢以豚魚無知而信足以及之則信在我而自能及物于義爲長然此說實不可廢也夫風而入于澤則無所不入矣故吉也彖傳曰柔在内則無私而虚剛得中則有主而實此二者孚之體也以悅而巽入乎人

則邦無不化此又孚之用也仲誠張氏曰上下同心而皆得中于是兩悅相入而上下兩中通為一中兩剛通為一剛一中交孚已無上下形跡之可求而至于化矣是孚者乃化邦也化者以中化之也下以中信于上上以中信于下一邦之人皆化為忠信故為中孚也竊按倒兌為巽倒巽亦為兌張氏此說未為無見合訂云如天地生物一氣流形在萬物者一如其在天地也我誠而物有不誠不可謂孚彖傳言信

及豚魚謂豚魚亦化為信也豚魚信故不獨感豚魚者吉豚魚亦吉也此與張說亦互相發明且以吉字并豚魚言之頴達孔氏曰莫不得所而獲吉也意實本之程傳虛實二義朱子又申釋之意極精按雪松潘氏曰剛得中正見得虛之中萬理皆實意實一串而敬承程氏亦曰利貞應天天無形虛之象也天無心虛之理也應天者與其太虛合也與虛合則孚矣安溪李氏觀彖實本此其說曰凡中虛之物有感于

外則化生於其中人心之性感物發動理亦如是孚之爲字從爪從子鳥之覆卵氣自外入形從中化内外之感中孚之義據此諸說似以虚爲主況讀彖傳乘木舟虚明明標出一虚字然易例最重是得中而剛之得中爲尤重此卦雖三爲兌主四爲巽主以虚德爲中孚然所以成其爲中孚者則以剛之得中先儒所謂䏶忠作恕不出而張氏謂以中化之是也觀之諸爻乃初九未中而弟當位猶喜其安安而不遷

即在上九窮極思變亦不過就爻論爻至于全卦正以上下四剛爻包裹二柔在内無些子滲漏是虚德而剛能固之此之謂孚乃化邦也○又按說而巽孚乃化邦巽實以入為德先儒多以順字代之不知又何以說坤益上之所以孚下者不欲速不見小利優游涵濡有以深入乎民心則在下者莫不心悦誠服而致其尊君親上之感戴如是之孚乃所以化邦俾天下之人皆成一人天下之人之心皆成一心是何

如之大信而豈匹夫匹婦之小諒已哉中孚豚魚是無不化之人利涉大川是無難處之事言利貞而不言元亨者元者肇端而中孚後起亨者形外而中孚藴内也此與无妄皆言誠而无妄獨備四德者動而以健行天之德也此僅具利貞者悅而以柔入人之道也天道以元始以貞終中孚利貞貞下即起元傳故曰應天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進齋徐氏曰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離為戈兵有刑獄象又取離明照知情實則刑不濫也噬嗑豐兼取震賁旅兼取艮者明以察其情動以致其決噬嗑去間豐則多故非震以動之无以威衆也賁過于文旅不留獄非艮以止之或輕于用刑也又曰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為艮矣蓋明貴無時不然威則有時當止至于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允

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于謹刑如此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變渙渙者渙其羣也初又在下以勿用為德故有此義虞者祭名所以安之也有他先儒皆謂應四程傳云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安溪李氏亦曰中孚虛也應則有所偏繫矣夫易既以比應為例不應于此又獨不然且初與四三與上明明為陰

陽正應卦又以孚為名奈何反不之取然又何自而見其不取也且以有他為應四矣則何不如大畜頤初爻之通例直言其相應之有咎而必先以虞吉為說而又不曰有他凶而但曰不燕而已也竊意此卦當與隨參看益隨則此動彼悅悅則信信則從矣中孚則下悅上入入之深則無不信無不從矣故彖曰孚乃化邦而有他則所忠所信不過拘拘焉不能及遠而化邦衷之大公之懷未免有慊然者故但曰不

兼而不曰凶也故隨之諸爻多言係言交而此則不取此應也若此則中孚之時義大矣何以隨全四德而此但曰利貞也蓋隨則陽動而陰悅此則兌巽皆陰卦故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變益損上以益下正上下聲氣相應爾我同德之意至鶴與子我與爾諸儒之說不一然多以子為五

獨易酌疑之安溪李氏則謂與初九比引隨蠱觀三卦為證合訂又謂五為鶴二為子至我有謂為二者有謂為五者合訂又以好爵句為鳴爾靡句為和各立一說何所折衷故朱子謂此爻不可曉也竊玩繫詞大傳似正為此爻而發易酌引之謂上二句為君子之言下二句為君子之行頗為有識況傳曰中心願中孚正謂此二之得中不必又牽五來說觀五之傳曰位正當亦止論五可見易酌又曰靡如靡不有

初之死矢靡他之靡言吾與爾念茲在茲他無所之也初九戒有他二靡之正無他也此說勝于以靡爲縻係爲言者好爵先儒謂爲人爵有謂爲天爵安溪又以酒言靡者醉也然据朱子則天爵之說爲長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三變小畜得敵與四之匹亡諸家皆以應言獨合訂以爲三四相比又易例以陰陽相從爲應以幷陰幷

陽為敵兌艮卦中孚以虛為主不取應而兩柔爻同德近比竊按三為兌主四為巽主皆柔故曰得敵四爻之馬匹亡馬駼服各兩兩必力稱色均謂之匹是謂三之柔非謂初之剛也且傳曰絕類亦陰與陰為類其旨尤明敵即匹也無二義本氣不中不正變氣又遇乾健居悅之極而以健行上四以陰畜之則內無主而外無節有如此者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四變履五陽日也四陰月也陰柔得正而近五故爲月幾望而變氣又巽遇乾合下三二互離離日而坎月兌亦月也本氣二三四互震亦為日月借日為明而震兌東西正照有月望之象然離變震互皆非正象故言幾望非即望也又月無正望正望則蝕易故皆曰幾望夫月望則無私照故馬匹亡也變乾為馬匹為三與四本氣同類而四在上卦與三介故曰亡而傳謂為絶其類而上焉上者所以釋絶類非謂上

比於五也中孚以無所偏繫為誠初之有他三之得敵皆非孚則四亦不必比五耳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五變損兌遇艮艮篤實故曰攣如五既當位何以必攣如而後无咎葢五在外卦又為巽風之散變氣又欲損下益上則非有以固其中不可此中孚所以德在利貞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變節苦節不可貞者故曰貞凶先儒說此爻有二義以登天爲過於信爲匹夫匹婦之諒者是初欲其不變而上則欲其知變經權之學也然解貞凶則是而於登天義未甚穩切以翰音登天爲聲聞過情酒可立待者是二則在陰有和上則登天徒然虛實之分也然解上句頗精而於何可長義又不甚醒豁兩存之可也

此卦成卦之主有以四言者有以五言者清臣李氏

又曰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於幽隱之間也合
訂亦謂二爻已盡相孚之意五弟以攣如二字贊之
竊玩夫子之傳於二言中於五言位蓋中孚者居中
者孚也二有中孚之德而無其位五則德位兼隆故
諸爻無孚字而獨繫之五象所言化邦應天正在此
又按此卦分明是忠恕之學夫中心為忠又曰施諸
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己所願必施於人可知夫
子故曰中心願也夫鶴鳴子和有諸中必形諸外也

好爵與靡推之已以及於人也是中孚之德已全發其蘊矣至五又有何言故止以攣如贊之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亨利貞以小者過始有此亨利貞之三德也小謂柔凡外事為剛内事為柔敷施者為剛檢飭者為柔創業垂統者為剛權宜補救者為柔過而亨與過以利貞無畀也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孰謂小過而尚能亨乃小者必過而後始亨是其過非踰閑之過乃過以利以貞與時而偕行焉時當過而過也苟拘於常經而不過則失時之宜不足以和義不足以幹事所謂子莫之執中亦何能通達而不滯乎何以見

其利貞與時行也柔益得中也柔旣得中則以柔道處柔事為可而以柔道處剛事則不可所以不可者剛失其位而德不中非時之宜而無能貞之也飛鳥遺之音者中孚為大離離為雉鳥也錯而為小過二陽在内四陰在外又有飛鳥之象而中孚之上爻曰翰音登天此卦次其下故曰遺之音中孚之上貞凶故不宜上而宜下也果其下焉則不惟小者吉而大者亦吉所謂合小德以成大德其利其貞即其亨也

益上卦柔乘剛四五不當位逆也下卦柔承剛二三得其所順也且小者時宜過則大者時卽不宜過乃震之動則過而悖其理艮之止則雖過而適協其則上逆下順理如是也仲誠張氏曰鳥將飛之音必振厲其勢逆也將止之音必安和其勢順也飛鳥若以音遺人而告之以逆順之理人能審其宜而處之則與時偕行而為吉不亦大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

山已高而雷又出其上則過然山上本無雷時有之聲亦微矣故曰小過行過恭檢身之事喪過哀送死之事用過儉樽節之事皆柔之事也以喪屬陰故曰小若以小為纖細則送死正人子之大事而可曰小乎恭哀儉聖人亦不過略舉大概凡刑亂國用重典速朽速貧等皆是大全丘氏項氏晁氏之説以及合訂所云三者易於不及小有過焉非過也庶不至不

及也若太過則恭而勞儉而固哀而滅性矣烏乎可皆有味可細玩之至蒙引謂矯枉者過直此自常情所易犯者耳聖人教人豈必過直以矯枉耶竊以為必過直方能矯枉如子産之鑄刑書孔明之治蜀又如曾子以晏子之狐裘豚肩謂為國奢示之以儉夫是之謂過也不如此則胡廣之中庸豈足以救時弊乎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變豐其象既為鳥翼之翰本氣止變離火上炎與震應則動而不可止是謂過矣可奈何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二變恒遇巽大傳曰巽以行權故此爻有時中之義先儒多以妣即母亦有謂為祖妣如晉之言王母者至君則皆指六五臣皆為二亦有謂為三四者竊按爻之言祖父君臣必其爻剛也言妣婦必其爻陰也

晉之二三五皆陰三在二上為母則五又在三上自為王母此卦三四陽爻既為父與祖而五為祖妣豈有祖妣而居祖之上乎且二之陰婦也則五之陰卽妣益二上再無陰爻也夫祖妣不可據祖之上而妣又可據祖與父之上乎然而禮有之婦祔於姑之義也五之為君固也乃四亦為君如益之中行告公履之六三比四曰武人為于大君又震為長子承乾父而有事故說卦傳曰帝出乎震屯之下卦震其初爻

曰利建侯等是也以四為君則三為臣矣四在上卦與下卦分相隔越故曰不及二比三故亦曰遇若君必執定為五豈五既妣而為二所遇矣乃又為君而為二所不及無此理易亦無此例也若以遇為二之自得其分豈二自遇二耶傳於過祖遇妣無釋詞者過其應過者也安溪李氏曰當過之時而言不及故特釋之明乎有決不可過者又曰以喻天下凡事有可過者則過而不失其中有不可過者則不及而後

為中二有中德能權衡乎過不及以取中者也故无

咎說最精確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

也

三變豫艮遇坤本氣止故曰防變氣順故曰從豫行

師故有或戕之象此卦朱子頗疑正以此爻之弗過

防之及四爻上爻之弗過之等句也然胡氏曰弗過

防之亦當兩字絕句葢小過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爻

皆稱弗過是言陽弗能過也此說足破朱子之疑矣
訂詁曰從與戕作兩義看曰若不逆其詐而順從之
則必貽累於後日柳子厚是也或不容其惡而戕伐
之則必反噬於目前陳蕃竇武是也此說與諸儒之
以戕為戕陽者異然亦有見凶如何也程傳曰言其
甚也乃易酌則曰初以陰而役於不正之陽救正殊
難為力凶而曰以決詞也不可如何言善者亦無能
為也三以陽而惑於不正之陰救正殊易為功戕而

曰或疑詞也如何言當商量而思所以解免之合訂云四在陰下固不敢過即三在陰上亦不得少存過之之見過不以位而以情高自位置盛氣凌人過也疾惡太嚴亦過也過與從反過者高而亢從者卑而貶不亢不卑者委曲婉轉以遇之嚴氣正性以防之也易大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此皆可備一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

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四變謙震動遇坤順四多凶之位又以剛處之本氣為動宜有咎者然而善補過焉故无咎何以无咎以其居柔之下又與初應而遇之也夫剛宜伸於柔之上何以弗過而遇之則以位之多凶非剛所居之正故也位不當故有往則厲而為弗過者之所必戒焉易酌曰遇者彼來而我遇之也是謂邂逅以无心往者我往而彼遇之也是謂貶損以求容貞不貞之分

也勿用言勿為陰用惟有終守其貞而已彼來我不拒彼不來我亦不往此用陰而不為陰用之道也又曰按易曰利貞未嘗曰利不貞曰貞吉未嘗曰不貞吉曰利永貞曰永貞吉曰元永貞无咎以此知勿用永貞之必非教以不可固守其常也何也變而不失其常是以君子有致命遂志之時若謂小過之時不可執守常道恐世之枉己狥人隨俗俯仰者得以藉口故不敢信按此說甚為明辨但易雖未嘗曰利不

貞然否之卦詞則曰不利君子貞矣明夷之三則曰不可疾貞矣節卦詞亦曰不可貞矣雖未嘗曰不貞吉然師之五隨之四頤之三恒之初則皆曰貞凶矣至言貞厲履五訟旅之三貞疾豫五貞吝泰六解三亦比比有然是何也貞者正而固原有兩義無如先儒止執正之一義遂令易之所言如此類者多不可通則安知勿用永貞者非聖人誨人以行權乎自二至四適亦互巽夫所謂變而不失其常者亦謂變其常而實未之失

耳豈謂不變其常而始終固守之哉夫子微服過宋盟于蒲而適衛正如此爻之變氣為謙曰君子有終謂其先屈後伸則程子之說亦未可甚疑第傳中長字仍宜作平聲讀朱子云勿用永貞是莫常常恁地是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五變咸山澤通氣故雲然下既艮止而本氣震往則

巳上矣故不雨震變兊故曰西自我西郊岐周也陝以東東風則雨陝以西西風則雨諺云長安自古西風雨是也雲自西而東應雨不雨也何以應雨以位五有施澤之權爻陰有致雨之氣且以一陰畜二陽故也何以不雨以其六居五九居四陰陽皆失其正而下卦之氣不上行上卦之氣不下降故也安溪李氏曰雲飛而在上及成雨則下矣密雲不雨猶飛而未下也盖當小過之時五以陰居尊必有過於上而

不能下者公謂占者大坎為弓故曰弋弋仰射也本卦象鳥故曰弋以取之坎陷為穴而變氣為澤亦有穴象告占者公方仰而取物於上而彼則下而在穴萬无得之理也此象所謂不宜上而宜下也竊按此作二句讀公弋取句彼在穴句以其上而不能下所以明不雨之義傳故以已上二字替之此葢据疏略之說若如諸儒之以下交為言則與不雨為另義而傳何以不之釋也此爻之義如此而不曰悔吝者卦

已名過矣故止於善補過者謂其无咎而已二五皆柔之得中乃二則无咎而五則為過葢二中正在下則謹畏過而審所止五中而不正在上則放縱過而悅於動故異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變旅上處震動之窮與三應三止於下旅無家可歸離火上炎而不下是合本氣變氣皆有弗遇而過

之之象震起為飛離麗故曰飛鳥離之其凶也時為之是謂災青以別於未過而自取凶又以別於迷復之凶而更召災青者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仲誠張氏曰既濟取水火之義火本上炎而居水下

爨而既用之火也水本下潤而居火上釜而既熟之水也故名既濟大可毛氏曰夫水火者本相反而實相需相反者既見之火澤之睽澤火之革彼火上澤下則火不及澤澤不及火睽而已耳澤上火下則火必及澤澤必及火而於是有叓革之行若相需則不然火上水下則炎上者益上潤下者益下火水不交未有利益而茍其坎在上而離在下則水火互入炎潤交契於此不能無相資相助之用若此者所謂濟

也第卦兼坎離坎獨利涉繫詞有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則又以濟渡之名當利濟之目況卦合正互皆具兩離兩坎之象而坎上離下則以二四之互坎而接外之正坎上下皆水而初以陽始之氣通之句增則濟至於盡離上坎下則以内之正坎接三五之互坎上下雖皆水然上以陽亢之氣限之略改原本則濟不能至於盡雖同此濟而既濟未濟分焉毛氏說止此夫既濟何以亨小夫子固曰小者亨也則小非纖細之謂

而爲柔也柔何以亨以其得中以陽開其始也易也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在始則陰在其次故柔得中而於是三剛則四柔隨之五剛則上柔隨之是非柔之自能亨而剛亨之故不曰小亨而曰亨小初之所以吉也義見大全中中溪陳氏及疏略仲氏易乃以陽始而以陰終陰性凝滯故止既濟而有止心則溺於宴安故亂易以小心爲敎故常言涉川今川已涉矣則心必放而剛德之亨柔者不能亨其終焉之柔以其道之窮而泰

且為否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仲誠張氏曰水火既濟則水為將竭之水而火為將熄之火矣故君子觀象以思患而預防之平庵項氏曰思火之為患儲水以防使水常在火上其力足以勝之義俱佳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變蹇蹇難故有曳輪之象易酌曰程朱俱云不進

不進則止止則亂矣當作進而不輕進說車涉水慮有傾側之患曳其輪則遲回安重而不遽進平其前後量其淺深无咎之道也說甚精確安溪李氏與合訂皆一串說與此同意葢濡尾即涉水之咎以有剛正之德能曳其輪即萬一不濟而於義則无咎也夫君子濟世豈能必期其濟但實有所以濟之者其不濟則天也已傳不及濡尾者以義在曳輪故專釋之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變需需須也五為正應五剛夫而之柔即婦詩云琴瑟友之又云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是也安溪李氏曰君子之行道濟時義不可則不進無異於曳其輪禮不備則不合無異於喪其茀六二亦當濟初而居内卦離體有雉翟之美而未施故取此象然中正之德有應於上故又為勿逐七日得此與先儒以五中滿不下求二為喪茀之說異竊意變乾則非離而茀喪矣然先天圖自乾順至七即離且先天之乾即後

天之離是并無所失也有失則當求既無所失即勿用求而自得焉蓋二之所以為中正者固在也此與震之六二同詞而所以七日則異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三變屯遇震之帝出又在内卦之上當既濟之時而王者有事則中興也又既濟由治而亂未濟由亂而治故皆取義高宗九三居上下際水火交會必戰戰

而克則濟矣屯又利建侯而不寧者也上六正應上無位為外夷為克離居三又為中女三人位小人象變氣合四五成艮艮亦為小又為止勿用也夫小人勿用豈必行師之後始宜然即然戰克之後狃於勝心小人之說尤易入而其人尤易用也傳言其憊則豈以克為得計而小人之勿用可知矣故不復釋也程朱皆謂戒不可輕動之意而後人有非之者然傳既以為憊又曰小人勿用則先儒之說為是第以高

宗為用小人以伐鬼方則誤耳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四變革自二至六皆坎水此變氣合二三成巽乘木為舟遇兌之毀折而居正坎之下為變澤之滲浸濡象也變氣又合三五成乾為衣衣袽可以塞漏此爻當下離之盡故曰終日傳曰有所疑易酌以為凡事信其無患則變生意外疑其不虞則變弭意中疑非猶豫不定而畏懼不寧之謂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五變明夷遇坤為吝嗇故曰禴蓋郊天用牛時祭則用牲而禴則止用聲樂尤祭之儉約者蓋舉一禴以概餘祭不必拘拘於夏祭而曲為之說然玩傳一時字見特舉之盛典不如隨時之常祭但能實即受福實卽誠也九五中正之德也此卽左傳周鄭交質一篇文字并非以薄為貴也按先天圖離東坎西則

離為牝牛坎為豕實受其福傳曰吉大來陽實而陰虛陽大而陰小實與大皆為九五自程朱傳義以來諸儒無不以為五不如二然按之東西字既不合且既曰五之實不如二之虛何以又曰實受其福而亦未有吉在二而五大來者若謂五以應二而受福而吉大來則爻已明言不如并未於下應取義此皆難通葢諸儒皆因泥定是象傳初吉柔得中之言遂以內卦為初吉外卦為終亂而并此中正之九五亦謂

為有所不如焉不知初自指初爻終自指上爻易言乾始初九正乾始也因乾之始而二之柔始得中而吉非謂六二為初吉也若以初為二則當以終為五終即亂矣何但不如而已觀未濟九二之貞吉而傳謂中以行正況既中且正者耶且五多功而尤以剛勝凡卦之九五無正應而猶吉豈有既濟反為不足乎蓋一爻各有一爻之時義不必竟執卦詞而概之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變家人坎水而巽入之則濡其首矣卦所謂終止則亂也然安溪李氏曰能自振拔則首不必濡豈可久於湛溺而不返乎此解何可久又一意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大可毛氏曰既濟以陽始而内柔居中曰柔得中未濟以陽終而外柔居中亦曰柔得中以内外一中也第得中無内外出中有内外而既之與未從此判焉中者極也我所守也濟者由此以達之彼也方既濟時水在外而火在内由中以濟水而已出乎此今乃未濟火在外而水反在内一涉足而水已濡之求其由此而濟之以出乎中勢乃甚難故内坎為狐三五之坎當為小狐見何氏訂詁乃小狐之濟則正丁坎剛之

外離剛之内所云一柔得中者而究未能出則幾濟而仍未濟焉所謂汔也汔濟非濟也故曰未也覺山洪氏曰未濟之亨何復以柔言也曰重離也五行之所難伏者火七情之所難制者怒五柔得中則能下與陽應而有可交之漸矣毛氏又曰未濟而亦亨以陽終也陽在上則陰當在五而亦得中所謂柔得中也按毛氏此說非無見葢易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既濟初陽則次即宜陰未濟上陽則五必為陰此定理

也建安丘氏曰不續終指初也二之未能出險者以初柔力微而不能續其後也正猶小狐幾濟而濡其尾首濟而尾未濟也何所利乎此說與傳義異然甚確說統曰不當位者已之才德雖偏而剛柔相應則得人以制其過而輔其不及不當位故未濟剛柔應故終可濟平庵項氏曰於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文亨字意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合觀諸說而此卦無餘藴矣竊以

柔之未出中卽所以不續終夫濡尾无攸利而何以亨盖既濟之利貞既以剛柔正而當位則未濟自以不當位而无攸利矣夫子於是急補其義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惟不當位而剛柔應則辨物居方之事以起而君子嘉會以合禮者其德於是行焉此未濟之所以亨也世人皆以亨為吉祥通利不知為嘉會之德是以多說不去然何以不言元亨合訂曰未濟不必其果濟也若夫能續其終者其盤乎故傳曰終

則有始天行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辨物居方物即陰陽方者位也陰陽各有其物繫詞所云乾陽物坤陰物是也陰陽亦各有其位如爻之初三五為陽位爻之二四上為陰位是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大可毛氏曰取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其上下方位陰陽合并者謂之聚卦夫陽與陽類陰與陰類而從而聚之是類聚也即此卦畫之

類聚者而於以推移而分易之謂之分卦夫聚陽為
陽羣聚陰為陰羣而此為分之是羣分也據此說則
是辨物居方六十四卦皆然乃獨於此卦繫之者葢
六十四卦中無有一陰一陽循次間析如既未濟二
卦者而二卦中之陰陽交錯又未有如未濟之一卦
者也夫陰陽既各分其物亦各聚其方然而陽卦多
陰陰卦多陽兌巽陰卦也乃為大過震艮陽卦也乃
為小過陰上陽下反為泰陽上陰下反為否火炎上

而水潤下乃反其方而為既濟居其方反為未濟至於各卦之中有宜聚者有不宜聚者有宜分者有不宜分者有居其方而宜者亦有居其方而不宜反其所居之方而始宜者葢千變萬化莫可窮詰而總於此卦見其義焉其義云何曰慎也葢能慎所以辨之則分之可也聚之亦可也分其羣而各居一方可也聚其類而為一大羣亦可也而其分之極其分而又由分以得其聚則莫如此卦故於此卦繫之以終六

十四卦也分之極其分間陰間陽與旣濟同但旣濟陰陽二物各居陰陽之方祗見其分未見其聚此則陰處陽位則卽陰卽陽陽處陰位則卽陽卽陰剛柔迭用水火互藏其宅象數之變至斯極矣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變睽睽則不濟澤又止水下浸者故有濡尾象先儒多以此爻為急於求濟而言竊按此以柔居初與旣濟之初剛迥不同故程傳言不度才力而進不義

削之直曰未能自進也因其力弱不能濟故曰吝吝者不及之過也傳言極字本義雖疑為嶽字然朱子又有極字猶言極則之說而廣韻則云極中也屋極曰中鼎祚李氏亦以極為中觀既濟初爻以曳其輪則濡尾无咎而曳輪則此之九二謂為中以行正者初之濡尾未見其能曳故曰亦不知中耳其義相通如此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二變晉坎險遇坤順故曰曳其輪而貞吉也曳輪諸儒皆以止而不進為說然玩傳曰中以行正則中者貞也正者曳輪也夫未濟之時非無道則隱之時也何為其退且君子時際艱難亦未有束手坐視而不一為之所者葢曳其輪者扶危持顛之才也貞者中心之真誠所謂濟之以忠貞是也如諸葛忠武是能曳輪而又能貞者曹瞞則能曳其輪矣而不能貞故貞而曰吉也今觀世之御車者於險碍難行之處輒

下車而曳其輪不知先儒何所見而必加一倒字且止而不進則當曰停輪亦不必倒曳即云倒曳則下坂之車亦倒曳而行非不行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變鼎遇巽之隱以入故有不可輕進之義此爻極費解諸儒各強為說細按之多不合竊意此當正坎之上似已出險既濟而可征矣然方履互坎之初未濟也若遽謂已登坦途而竟冒昧以征則一險甫平

一險又起豈不凶乎且此變氣為鼎則合初二三四五成一大坎必宜盡涉焉而後始可云已濟也此焉得不惴惴小心以俟之歟如此似尚說得去再按觀彖與合訂之說以為如涉大川之其難其慎斯克有濟若以易心處之則征凶此與既濟之六四終日戒義同蓋既濟之四即未濟之三觀伐鬼方之相同而可以例矣又傳云位不當者雲峰胡氏曰初上處無位之地中四爻三皆曰貞吉獨於六三曰未濟征凶

豈非未濟之時以征則凶而以居貞則吉乎況未濟之時惟剛乃克有濟故九二九四貞吉上九无咎如六三陰柔又不中正未濟終難濟矣此說雖似然何以云利涉大川耶大可毛氏曰謂處正互兩坎之間非當濟之位與上雖不當位義又別此說似安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變蒙剛處柔位過而有悔者然剛則能貞時方

出險而入明故吉而悔可亡也其象為明作有為奉命伐叛臨事而懼能貞之三年必受飲至策勲之上賞矣傳曰志行止釋貞吉悔亡言以剛之德貞之而亡其悔者志在於必行也如高宗之伐鬼方必克之而後已不然則為大國之辱此所以不復釋也震用者正志行之意震用而有賞如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之類與旣濟之三爻同以變氣言然彼言其憊故不曰震此則言其決故曰震

用也不曰高宗者四臣位也與初應初無位又陰爻故仍象鬼方在内卦故不言克居最下而四應之故曰有賞四近君大臣也故曰大國隔三位而應初故亦曰三年此爻水火之際離戈兵而坎盜故與旣濟九三同詞但旣濟治而亂故於内卦言之此則亂而治故於外卦言之也至變氣為蒙者則高山仰止萬水朝宗所謂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者是也　旣濟各爻剛柔正而位當故其卦詞曰利貞此皆不正

皆不當位乃二四五皆曰貞吉何也先儒謂為不正而勉其正夫勉之者則其未然者也伐叛有賞皆已然之事今戒占者曰爾宜正則吉則伐叛而有賞以實事而反成虛象有是理乎總由先儒執定一正字以畢貞之義而不遵夫子之訓遂多曲折而難通耳夫子之訓貞曰貞固足以幹事其在天行則保合其太和者也程子曰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而此卦彖傳釋濡尾无攸利曰不續終則以柔爻力

弱不能貞其始終也而九二九四皆剛爻是有其才矣是能續其終者矣獨六五為柔然以中德處剛位乘承皆陽剛所與為應者又九二之剛也彖不云乎雖不當位剛柔應此所以皆繫之以貞吉而又於九五言其有孚焉有孚者五與二孚也然上九何以不言貞易窮則變上固不可貞也是以獨於其應而取其孚而已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

暉吉也

五變訟訟之錯為需詞曰有孚光亨與此略同五為離主而變氣照之以天光故曰光上乾下坎天水一色光暉有孚之象也孚者與二孚非泛泛言誠中形外也雪松潘氏曰六五以柔居中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无不待於亡也文明之美發輝於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離體本有光而乘承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光輝王註所謂付物以能而不自役使武

以文御剛以柔斯成君子之光是已竊按九二之傳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五亦猶夫二也故不復贅乃亦不釋有孚者其暉即謂有孚葢暉為光之發越所謂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其光暉者故但言其暉吉而并有孚釋之聖言之簡妙如此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上變解三居坎末上在離終為水火之氣遇震為穀

酒象也自初至五正坎與互坎之險皆出矣是濟時也何以濟以剛柔之相應也應即為有孚上之所孚三也夫君臣和樂上下無猜笙簧酒醴式燕以衎此正泰交之道本無咎也茀无咎者此時辨物居方者亦此時豈得溺於晏安而無所事乎夫所謂有孚者正彼之所可此之所否交資共贊如五味之相調非以同為和也若但悦其柔甘偏辟比暱時至而事不起如飲酒而濡其首者是但知相通以情而不知相

合以道豈有孚之謂乎夫有孚之道維何亦求得其是而已是卽節也節卽中也時也初之所謂極也然則辨物居方求其剛柔相資以衷諸至是者方萬變而未有已則亦何事可謂之已濟亦何時可謂之皆濟乎所謂生生之謂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之所以不終於旣濟而終於未濟也按此爻變解其詞曰利西南則有孚飲酒正西南之得朋無所往也又曰有攸往夙吉此則濡首之反是者且解之上

爻變未濟曰公用射隼傳曰以解悖大傳曰成器而動與此爻義正可互相發明也

文所馮氏曰未濟之為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為離故以涉川為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為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功上下所倚藉也若初之濡尾二之曳輪或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重而不急濟未可語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者以濟任人則可見

者惟光也上處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事者惟飲也濟難在人而德不可不修獲福在天而義不可不盡貞吉者勉其修德也濡首者戒其違義也天人之道盡於兹矣

去非馮氏曰既濟險乃在前未濟乃出乎險者也而卦義相反葢以水火相濟不相濟為象也然險在終在前故既濟終厲終出乎險故未濟終孚應易窮則變之義

覺山洪氏曰既濟之善在初未濟之善在終竊按二卦之爲既未濟固以水火之上下交與不交有用無用剛柔之當位與不當位而名然坎險離明上下之際亦有義焉既濟初爻如朝日始出離明之氣方新見幾之哲也故曳輪於濡尾之際二則爲日闇虛所照光所不及然不久即更故喪茀勿逐而自得也三則明已過盛而衰故有三年克敵之憊未濟則四當其三五當其二上當其初但四方明作故伐國同詞

而有賞與憊則巽五則日之中天物無不照故貞吉與自得同詞而光暉與喪茀則巽其暉為星月借日之光喪茀則月之蝕也上則日中則昃昧於事幾故首尾之濡同詞而失是與无咎則巽既濟之四時方入險而初之明應之故知戒五則平險升中而二之明照之故以時受福坎為月如望夜升天受日光之滿照日雖盛而不如月之正當其時大來者大陽也月之光自日來也上則險難已極而三以明極而闇者應之故濡首未濟則三當其四二當其五初當其上但三未出互坎

之險而應以明極而昏之上故涉川與終日戒同意而征凶與衣袽則異二在險中而中有主五又以盛明應之故貞吉與受福同意而曳輪大來則異九二亦月也杜詩詠新月云影斜輪未安蓋月行於天速於日雖其日當望然未值其刻輪猶未正乃速行以就之當其時正望矣如有曳之使正者乃未幾即過其正望之刻而未必滿照故下言貞吉言九二之德則常能曳之使正也初則險難方始而四之明不能下照故濡之詞同而首尾之吝厲則異且未濟之初為坎濡尾矣而既濟初爻則離也何亦濡尾以上應乎四也既濟

之上為坎濡首矣而未濟上爻則離也何亦濡首以下應乎三也以其正應故詞不嫌其同也看來兩卦與泰否相為表裏葢泰極必否此既濟之終亂也否極必泰此未濟之續終也既濟之終亂以柔未濟之續終以剛雖兩卦皆以柔得中為義然既濟之得中則以初之剛濟之未濟之得中則以上之剛限之坤之順承天以行地無疆者如此安溪李氏曰既未濟猶泰否也然泰卦言吉亨而既濟則多危懼否賓歟

德避難而未濟則當敬謹而已閒嘗以其時義推之

益既濟又在泰之後而否之先未濟又在否之終而

泰之始二卦處乎否泰之交故其辭義有不同者然

而初吉終亂之占卽城復於隍之象而汔濟濡尾之

戒則其亡其亡之心也

易翼述信卷十